

学生版课外必读丛书

名人传(下)

65

主 编：陈国勇
责任编辑：沈晓莉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小學生故事金庫·中外名人故事

名人傳

(下)

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

粤新登字 16 号

责任编辑 沈晓莉

责任校对 赵慧锋

封面设计 陈志强

书 名	学生版课外必读丛书
编 者	陈国勇主编
出版发行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杭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厂
规 格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印 张	389.975 印张
字 数	7658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7—5342—2732—1/E·1
定 价	(全套 100 本)928.80 元

十五、《最后的审判》

在这严肃而宁静的友谊中，米开朗琪罗完成了他最后的绘画和雕塑巨作：《最后的审判》、波利内教堂壁画以及尤利乌斯二世陵墓。

当米开朗琪罗于一五三四年离开佛罗伦萨住在罗马的时候，他想，克雷蒙七世之死使他摆脱了美第奇家庙的工作，他终于能专心地去完成尤利乌斯二世陵墓了。这样，他就能卸掉良心上的重负，可以安静地终了自己的残生。但是，他刚一到罗马，就马上被他的新主人给牵住了。

教皇保罗三世召唤米开朗琪罗，要米开朗琪罗为他工作。米开朗琪罗拒绝了，说他不能这样做，因为此前他已签下了别的契约，除非在他把尤利乌斯二世陵墓完成之后。

教皇十分恼火：“三十年来，我一直怀有这个愿望，我现在成了教皇，反而不能满足我的愿望么？我要撕毁那契约。不管怎样，我要你为我效劳。”

米开朗琪罗又想逃走了。他甚至派人到尤利乌斯二世
的故乡等地考察,并买下了那里的房子。

但当他要做出决定的时候,勇气却没有了。他顾虑他
行动的后果,他以永远的幻梦,永远破灭的幻梦来欺骗自
己,他妥协了。他重新被人牵着鼻子走,继续承担繁重
的工作,直到生命的终局。

一五三五年九月,保罗三世下令,任命他为圣彼得大
教堂建筑绘画雕塑总监。

从一五三六年四月开始,米开朗琪罗接手了壁画《最
后的审判》的工作。自一五三六年四月到一五四一年十
一月,这五年多的时间里,也就是维多莉娅逗留在罗马的时
期,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事业中去。其间,在一五三九
年,老人从台架上坠下,腿部受了重伤,他又是痛楚又是愤
怒,不愿任何医生为他诊治。他讨厌医生。

幸而他受伤之后,他的朋友,佛罗伦萨的一名极有头
脑的医生,有一天去叩他的门,没有人应,就上楼,挨着房
间去寻找,一直寻到了米开朗琪罗睡觉的那间房。米开朗
琪罗看见他来,大为失望。但这位朋友再也不肯走了,直
到把他的伤治好后才离开。

像从前尤利乌斯二世一样,保罗三世也来看他作画,

提出意见。他的司礼长赛斯那随他同来。教皇让他说出对于米开朗琪罗作品的看法。此人非常迂执,说在这样庄严的场所,表现那么多的猥亵(wěixiè)的裸体是大不敬;这些画应当去装饰浴室或旅馆。

米开朗琪罗十分愤慨,等赛斯那走后,凭记忆把他的样子画进壁画里,放到了地狱中,在一群恶魔中被毒蛇缠住了腿。赛斯那得知这一情况后就到教皇面前去诉苦。保罗三世和他开玩笑说:“如果米开朗琪罗把你放在炼狱中,我还可以设法救你出来;但他把你放在地狱里,那我就无能为力了。在地狱里是毫无挽救的余地了。”

当时,在意大利,认为米开朗琪罗的绘画猥亵的不止赛斯那一人。不少人大声疾呼米开朗琪罗的绘画有伤风化,还有人责备米开朗琪罗表现的是连妓女也要害羞的东西。他们请求教皇毁掉这幅画。

对于这些人的叫嚣(xiāo)和攻击,米开朗琪罗报以轻蔑的微笑,他什么也不说。无论是在保罗四世要把他的壁画除掉的时候,还是人们遵照教皇的旨意修改这些壁画,为他笔下的英雄穿上裤子的时候,他都没有丝毫的怒气。有人征求他的意见,他的回答混合着讥讽和怜悯:“请禀告教皇,说这是一件小事,很容易整顿的。只要圣上也愿意

把世界整顿一下，整顿一幅画是无须费太大心力的。”

米开朗琪罗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在怎样一种热烈的信仰中完成这件作品的，在受到维多莉娅有关宗教谈话的感应之下，在她洁白无瑕心灵的庇护下，他创作了这件作品。如果要他去向那些卑污的推测和下流的灵魂辩白他在裸体人物上所寄托的英雄思想，他会感到耻辱的。

在这幅巨大的长方形壁画中，善人一队队、一群群、一批批地升入天堂，恶人则一队队、一群群、广批批地下了地狱。是获救升天还是去地狱中受煎熬？裸体的上帝掌握着这个生杀予夺的大权。在这幅壁画中，米开朗琪罗创造了大量裸体男性形象，光明与黑暗的永恒斗争，与生活的搏斗，对命运的屈服，这一切都在这些形象中表现了出来。这幅巨作也是米开朗琪罗第一次从表现形而上的人体美转向形而下苦难的人类世俗生活。在米开朗琪罗看来，人类的幻想破灭了，人类的光辉已经被黑暗遮蔽。当我们遥望深不可测的人生悲剧的时候，遥远遥远的天顶世界——黑暗而冥(míng)远的世界——正慢慢苏醒。

当壁画完成时，米开朗琪罗以为自己终于能够着手尤利乌斯二世陵墓了。但不知足的教皇还逼着他为波利内教堂作壁画。作为七十岁的老人，米开朗琪罗能动手做预

定的尤利乌斯二世墓上的几个雕像已经是十分饶(jiǎo)幸的事了。他和尤利乌斯二世的继承人签订了第五张也是最后一张契约,按照这份契约,他交付出已经完成的雕像,同时出资雇用两个雕塑家了结陵墓:这样,他就永远卸掉了他的一切责任。

然而,他的苦难并未就此结束。尤利乌斯二世的后人不断地要求偿还他们以前支付给他的钱。教皇派人告诉他不要去想这些事,专心一意地搞那座教堂的壁画。米开朗琪罗说:“但是,我是用脑子而不是用手作画的呀!不想到自身的人是不知荣辱的人。所以如果我心上放着什么事,我就搞不出好东西。我一生都被这座陵墓牵连着,可以说,它把我的青春都葬送了;是我太认真的良心把我毁灭无余。我的命运要我如此!我看到不少人每年进款达二三千金币之巨,而我,历尽了艰难,最终还是穷困潦倒。人家还把我当成是窃贼。在别人面前,我自认为是一个诚实之士,我从未欺骗过他人,我不是一个窃贼,我是一个佛罗伦萨的绅(shēn)士,出身高贵。当我必须要在那些混蛋面前自卫时,我变得发疯了……”

一五四五年一月,尤利乌斯二世的陵墓终于落成了。然而,原来的美妙的计划在这里留下了什么呢?最初,设

想中的《摩西》只是一座陪衬(chèn)的雕像,在这里却成了放在最重要位置的^心中心雕像。所有的一切,也许不过是一个伟大计划的速写!

至少,这件事完了。米开朗琪罗终于从他一生的噩梦中摆脱出来了。

十六、为神服务

维多莉娅死后，米开朗琪罗想回到佛罗伦萨，以便让自己“疲劳的筋骨睡在他的老父的旁边”。他在一生侍奉了几代的教皇之后，要把他的残年奉献给上帝。也许是受了友人的鼓励，他要完成自己最后的意愿。

一五四七年一月一日，维多莉娅逝世的前一月，他接到了保罗三世的敕令，委任为圣彼得大教堂的建筑师兼总监。他接受这委任并非毫无困难，也不是教皇的坚持才迫使他下决心答应在七十多岁的高龄去负担他一生从未负担过的重任。他认为这是神的使命，是他应尽的义务。他说：“许多人以为——而我自己也相信——我是由上帝安放在这个职位上的。不论我如何衰老，我都不愿放弃它，因为我是为了爱戴上帝而服务，我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

为了这项神圣的事业，任何薪俸他都不愿接受。

在工程进行过程中，米开朗琪罗又遇到了不少的敌

人,包括教堂的总建筑师,此外还有一些办事员、供货商、工程承包商等。米开朗琪罗揭发了他们许多营私舞弊(bì)的劣迹,把圣彼得教堂从窃贼和强盗的手中解救了出来。这样,反对他的人都联合起来,散布流言,说米开朗琪罗对于建筑全然不懂,只会浪费钱财,弄坏前人的作品。对于这些攻击,米开朗琪罗几乎不愿申辩,他拒绝和他们辩论。

骄傲的性格使他从不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任何人。他在回答那些抱怨的工人时说:“你们的事情就是泥水工、选石工、木工,执行我的命令,做你们的事。至于我在想些什么,你们永不会知道!因为那样有损于我的尊严。”

米开朗琪罗的这种处事方式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更多的怨恨。如果没有教皇的庇护,他将一刻也抵挡不住那些恶毒的攻击。因此,当老教皇驾崩后,他又在计划离开罗马。新任教皇保罗四世登基后重新确定了对他的最高保护,米开朗琪罗又继续奋斗下去。他认为,如果放弃了这作品,他的名誉会损毁,他的灵魂会堕落。

米开朗琪罗曾说:“我是不由自主地被委任做这件事情的。八年以来,在烦恼与疲劳中间,我徒然挣扎。眼下,建筑工程已有相当的进展,可以开始造穹顶了,如果我此

时离开罗马,定将使作品功亏一篑(kuì),那将是我大耻辱,也将是我灵魂的大罪孽(niè)。”

但他的敌人们毫不退让,这种斗争,有时竟然是悲剧。一五六三年,在圣彼得工程中对米开朗琪罗最忠诚的一个助手被诬告盗窃,进了监狱;他的工程总管又被人刺死了。行政委员会就任命米开朗琪罗的敌人南尼做总管。米开朗琪罗大为光火,不再到施工现场巡视。于是有人散布流言,说米开朗琪罗辞职了,行政委员会很快就委任南尼去代替他。南尼居然立刻做起主人来,还想以种种方法使这位八十八岁的病危的老人灰心。可是南尼低估了他的对手。米开朗琪罗去见教皇,说如果不替他主持公道,他就离开罗马。随后他做了一番调查,证明南尼的无能和说谎,最后将南尼驱逐了。这些是一五六三年九月,他逝世前四个月发生的事情。就这样,直到米开朗琪罗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仍不得不同嫉妒和怨恨作斗争。

不过,我们也不必为他抱憾。他知道自卫;就在他临死的时候,他还能够像过去一样,独自一人,把那些禽兽不如的家伙捻成齑(jī)粉。

除了圣彼得教堂那件大作之外,还有别的一些建筑工程占据了米开朗琪罗的暮年,只不过它们都和其他作品一

样流产了。

佛罗伦萨人曾请求米开朗琪罗在罗马建造一座他们的教堂。他受着思乡情绪的激励,就以青年般的热情去设计教堂。他对他的同乡说:“如果你们把这图样实现,那么即使是罗马人、希腊人也将黯然失色了。”这是米开朗琪罗以前没有说过以后也从未说过的话,因为他是极其谦虚的。佛罗伦萨人丝毫不加改动地接受了他设计的图样,并在米开朗琪罗的指导下,作了一个教堂的木质模型。这是一件堪称稀世之宝的艺术品,无论在美,在富丽,在多变方面,人们从未见过同样的教堂。随后人们开始建筑,花了五千金币。后来,钱没有了,便中止了。米开朗琪罗感到极度的悲痛。教堂永远没有建成,就连那木质模型也不知流落到何处了。

这是米开朗琪罗在艺术方面的最后的失望。他垂死之时曾有这样的幻想:刚刚开始圣彼得大教堂会有一天实现,而他的作品中居然会有一件永垂千古。他自己,如果有可能的话,就要把它们毁灭。他的最后一件雕塑,就是佛罗伦萨大教堂的十字架像,表明他对于艺术已到了那么不关心的地步。他之所以继续雕塑,已经不是为了艺术,而是为了信仰,而且因为他的力量与精神不能不创造。

十七、侄子

自从维多莉娅死后,再也没有什么壮阔的热情烛照他的生命了。米开朗琪罗有时自言自语:“爱的火焰没有遗留在我的心头,最重的病——衰老,永远压倒最轻微的:我把自己灵魂的羽翼折断了!”

他的兄弟和他最好的朋友先后去世了,他把对家族的爱和暴烈的情绪都倾注到兄弟的孩子们身上。他把侄女切卡送进修道院,给她提供衣服食物和一切的费用,还时常去看她;当她出嫁的时候,他送给她一部分财产作为嫁妆。他亲自过问侄子利奥那多的教育,那些冗(rǒng)长的通信,不禁让人想起贝多芬和他侄子的通信,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他是怎样严肃地承担着作为父辈的责任。

当然,米开朗琪罗也有发怒的时候,因为他的耐心是很容易被消耗掉的。他尤其对利奥那多潦草的字迹不满,有时不免暴跳如雷。他在给侄子的信中说:“当收到你的信时,从来没有过在开读之前不让我愤怒的。我真不知道

你是从哪里学来的书法！一点儿都没有恭敬的情操和德行！我相信，你如果要写信给世界上最大的一头驴子，你也一定会把字写得更用心些……我把你最近的来信丢在火里了，因为我无法阅读，所以也不能答复你什么。我已经和你说过，现在再说一遍，每次我收到你的信在还没有拜读它之前，总是不得不发怒。今后，你永远不要写信给我了。如果你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就去找一个会写字的人宋代你写吧！因为我的脑子需要考虑别的事情，没有精力去揣(chuǎi)摩你涂鸦般的字谜。”

由于兄弟之间存在多年的恩怨纠葛，加上天性猜疑，米开朗琪罗对于侄子的情感并没有抱什么幻想，反正利奥那多注定要成为他的遗产继承人。有一次，米开朗琪罗病情危重，几乎快不行了，但当得知利奥那多来到罗马做了些不该做的事情，愤怒之极，就在信中呵斥他：“利奥那多！在我病重时，你竟然跑到我的朋友那里去探听我留下什么遗产。你在佛罗伦萨花我的钱还不够吗？你不能向你的长辈说谎，也不能像你的父亲一样，当年他把我从佛罗伦萨的家中赶走！要知道，我已经做好了一个遗嘱，那遗嘱上已没有你的名字。去吧，和上帝一起去吧，不要再到我面前来，永远也不要再写信给我！”

但这些愤怒并没有使利奥那多有任何触动，因为在发怒的信后往往跟着的是温言善语的信和礼物。

一年后，利奥那多再次来到罗马，这一次是米开朗琪罗答应赠送他三千金币，他有些急不可待了。米开朗琪罗又被他这种急迫的情态激怒了，写信给他道：“你那么急匆匆地到罗马来。我不知道，如果当我在忧患中，或者没有面包的时候，你会不会同样迅速地赶到。你说你来是为了爱我，是你的责任。是啊，这是蛀虫的爱！如果你真的爱我，你会写信给我说：‘米开朗琪罗，留着三千金币，你自己用吧！你已经给了我那么多钱，够多的了；你的生命对于我们比财产更宝贵……’四十年来，你们靠着我生活，而我从没有得到过你们一句好话……”

对于利奥那多的婚姻，米开朗琪罗简直操碎了心。它耗费了叔侄俩六年的光阴。六年中，他们挑选、讨论，然后拒绝一切可能的机会。利奥那多已经不再当回事了，米开朗琪罗却仍然十分关切，仿佛是他自己要结婚一样。他把婚姻看做是一件严重的事情，财产倒是无关紧要的条件，最为重要的是“健康和清白”。

寻觅了很久，终于发现了符合他要求的稀世珍宝。但到了做出决定的最后一刻，米开朗琪罗得知女方是近视

眼,而他并不认为这是小毛病,只好再次否决。利奥那多灰心了,他反而觉得米开朗琪罗一定要让他结婚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最后,米开朗琪罗自己也不耐烦起来,他终于发现,老是由他去关心利奥那多的婚姻是可笑的。随后,他宣称自己不再过问此事:“六十年来,我操心你们的事情;现在,我老了,我该多想想自己了。”

不久,他得知侄子和卡桑德拉订婚了,他很高兴,还写信向这对新人表示祝贺,并答应赠送一条珍珠项链给卡桑德拉。不过,最终他送给她的是两个戒指——一个镶(xiāng)着金刚钻,一个镶着红宝石。卡桑德拉深深地感谢他,同时,寄给他八件内衣,米开朗琪罗对内衣的布料很满意,许诺今后要送更好的礼物给卡桑德拉。

不久,他们的孩子出生了。米开朗琪罗为孩子取了名字。一五五六年,他邀请这对年轻夫妇到罗马来。他一直参与着这个家庭的欢乐和忧苦,但从不允许他们过问他的事情,也不许他们关切他的健康。